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王鸿达卷

冷云

王鸿达
◎著

LENGYUN



她站下来已经很久很久了
她却一直是我们的前方

由来已久 这个世界
以牺牲 为美

美丽的女孩 美丽
使一切歌唱都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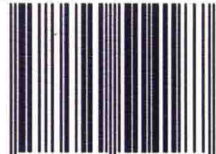
河流站了起来
天空躺了下来

冷云走了过来
大地上一片耀眼的光

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 978-7-5205-1418-7



9 787520 51418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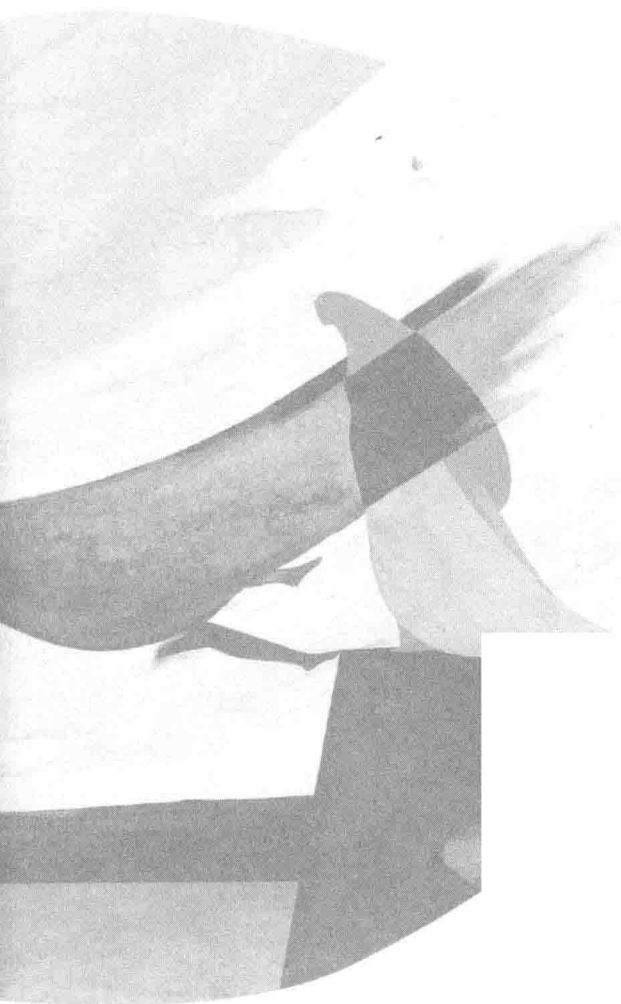
定价：52.00元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王鸿达卷

冷云

王鸿达
◎著

LENGYUN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云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2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 - 7 - 5205 - 1418 - 7

I. ①冷…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30570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3.25 字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63
第三章	101
第四章	171
尾 声	200

引 子

乌斯浑河打刁翎境内关门嘴山脚下流过，甩了个大大的弯向北流去，像谁画的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流进下游不远的牡丹江里。两岸是峰峦起伏的柞木山岗，河水像奔腾的骏马，驮着两岸的山峰在奔跑。乌斯浑河满语意为凶猛暴烈的河。

一九六二年一个深秋的下午，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长途跋涉步履蹒跚地来到这里。他伫立在乌斯浑河河畔，阳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瑟瑟的秋风吹动着他有些凌乱的长发和落满了尘土的衣衫。不时有一两片柳树叶儿被风吹落到他头上，悄然滑下飞到河里，随着河水漂走了。他浑然不觉，痴痴地伫立在那儿。

现在这个季节，两岸的山都黄了，河面上倒映着黄黄的山影。这里实在是僻静，东西都是高高的山峦，那紫黄的柞树山峦像给这镜面一样的河流镶了一道金框。对岸的山峰下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白色纪念碑，那碑的倒影也映在这盛着山、盛着白云的河水里。

老人久久地注视着眼前的河流和山谷，一行浊泪从面颊上滑过，他轻轻地呢喃着：“香芝，小妹，哥哥来看你了！”他缓缓地蹲下身子，用手抚摩着身下的土地，像抚摩着心爱的妹妹的头发一般。这油黑的泥土多像家乡黑黑的泥土啊！他抓了一把泥土攥在手里又痛苦地念叨起来：“香芝，你没给咱老郑家丢脸，你走得光荣啊！只可

惜你唯一的骨肉，哥没给你找到，哥对不起你啊！”老人说到这儿，痛苦地跪倒在地上……

这个老人叫郑殿臣，他嘴里念叨的小妹就是“八女投江”中的冷云烈士。距离一九三八年那个壮烈的瞬间——八个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把日寇引向自己，最后身处绝境，在冷云的带领下手挽手奔向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为国捐躯——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四年了。今年春上，上面来人去家乡调查，郑殿臣才知道在家乡广为传颂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其中的指导员冷云就是让他和家人日思夜想的小妹郑香芝，当初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才知道冷云就是那个秀气文静的女学生郑志民……

郑殿臣从上面来调查的人那里得知，小妹是当初上山参加抗联时改的名字。小妹离家出走的那个秋天，家里人只知道她是和人“私奔”了，谁知道这个活泼可爱有时还跟他调皮的小妹在读师范时就秘密参加了地下党。时隔这么多年，从来人嘴里听到小妹的消息，一家人百感交集。伤心难过惊喜之余，让一家人欣慰的是听说小妹参加抗联结婚后，还生下一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组织上也曾设法寻找过，但还没找到。听到这消息，五十八岁的郑殿臣从家出来了，要为妹妹找到这个孩子。

根据组织提供的仅有的一点儿线索——当初西征前是送给依兰土城子一带一个朝鲜族老大娘家收养的，郑殿臣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寻找。他先是在依兰土城子一带一个屯子一个屯子地寻找，没有找到这户人家。有人说抗联西征走后，日本人把这个屯子的人都杀光了，还有人说日本人并屯把这个屯子并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又听谁说这户朝鲜族人家隐名埋姓躲到延边朝鲜屯去住了，他又到延边去一个屯子一个屯子地寻找。

几个月找下来，他人黑了，瘦了，头发胡子老长。出来时带的

干粮吃光了，粮票也用完了。又是刚刚度过的饥荒年景，他就一路挖野菜吃，渴了就趴在路过的河边或井口挑水人的水桶旁寻口水喝。

路上碰到的人看他这副样子，就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他说是从佳木斯、从依兰那边过来的。

人家问他找什么。

他说他在找孩子。

村人又问他是孩子什么人。

他说他是孩子的大舅。

村人都知晓了那孩子的身世，就纷纷拿给他吃的东西，有刚蒸的馒头，有刚做的打糕，有刚从园子里摘下的苹果、鸭梨、大枣。东西多得他都吃不了，也拿不了，还有人捧着往他怀里送。

这么一晃儿大半年过去了，郑殿臣走累了，也找累了。看到南归的大雁从头顶上鸣叫着飞过，天凉了，地染白霜了，他就不想再这么找下去了，就怀抱着一提篮东西打听着往北走。他要在妹妹牺牲的祭日赶到她牺牲的那条河边去。

此时，他已将一提篮东西摆在了脚下的黑土地上，分成了八份，那馒头还是白面粉蒸的，那苹果、鸭梨也是水灵灵的，那大枣红红的很饱满。他还咬开了一瓶白酒，这是路上陌生人送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喝。他把酒洒在了黑泥土里，洒在了河水里。

他又一次跪在了地上，眼里噙着泪，大声说道：“妹子啊，我知道这哪里是人敬我的，是人家敬你的，敬你们的啊！我给你们带来了，你们走的时候肚子里一定很饿，打鬼子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啊……你们吃吧，妹妹们！你们都是我的好妹妹，你们给咱中国人争脸了啊……”

清冽冽的河水在静静地听着郑老汉的诉说：“……只可惜你们走时还都那么小，还都是像花骨朵一样的年龄啊……”

是啊，八个正是青春妙龄的女孩子，她们中最大的才二十三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要不是汉奸的出卖，她们是完全可以逃生的。她们是那么年轻，她们走了，把一条河留了下来……

第一章

晌午过后，天热死人啦，连街上跟在卖水毛驴车后面那条卷毛黄狗也“哈哧、哈哧”伸着长长的舌头，只有低着头喘气的份儿。那水车里的水是刚刚从县城西北门外的那口深井里打出的，拔凉拔凉的。走过佳木斯街上的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大门口，那闭着长眼睛的灰毛驴就很懂事地停下了脚步，它的主人小顺子还脸盖着一顶大草帽仰躺在车上打盹儿。

门口有两棵树身很粗、青褐色的阔叶杨，平时会投下一片很大的树荫来，此时那树叶都被晒卷了叶子。只有躲在树叶间的知了在没命地叫“知了，知了”，好像在说“热死了，热死了”。

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几个上身穿月白斜襟衫、下身穿着黑绸裙子的女学生来，她们手里拿着搪瓷缸子、脸盆走到水车前，一个一个接水，接着就仰脖往肚子里喝。“呀，凉快，好凉快！”喝完就抹了一下嘴巴，吸了一口凉气，那凉气也跟着吸进肚子里去了。

这工夫，小顺子醒了。“这鬼天气，热死人啦。”他在为自己开脱，好像他的贪睡是由于天气热的缘故。他跳下车来，把女学生手

里的脸盆一字排开，一边放水，一边同人家搭话：“今年是袁大头的民国啥、啥年啦？”就有女学生回答他：“民国二十年。”

“对，对，民国二十年，我奶奶早就说过的，这不是什么好年景，要出大事的。”女学生面面相觑，不解地看着他。

“你们谁见过咱这疙瘩这么热的天？”女学生想了想摇摇头，这个露着肩头的只穿一件马襟衫的后生还在说，“这就对了，这天气太反常啦，刚刚入伏啊，地里的庄稼都晒死啦，蚂蚱满地上飞。我奶奶说了，蝗虫一多就不是什么好年景，等着瞧吧。”

女学生们脸盆里的水都打满了，她们不想再听他说下去。她们怕水晒温了，得赶紧回宿舍冲凉，就丢下几个铜板给他，端着水从暴晒的门前地里走回学校去了。

毛驴车咣当咣当，晃荡着从街上走过去。

在县城内，那些家里没有劳力去镇子外那口深井担水的人家都买小顺子水车的水喝，又赶上这么个大热的天，小顺子的卖水生意就更好了。

刚刚热闹了一阵的校门口寂静了下来，连大青杨树上的知了也叫累了，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校园里可真叫静啊，滚烫的热浪直催得人昏昏欲睡，刚刚洗过的头发很快就干爽了。下午有一节徐子良老师的国文课，之后是董仙桥老师的每周周会课，她们可不想上课打盹，徐先生和董先生的课都是她们喜欢听的。

一〇二寝室挨着门廊，冲外面的窗户敞开着，一个剪着齐耳短发圆脸文静的女生靠在窗边，手捧着一本书静静地读。那是一本很厚的《全唐诗》。敞着的窗子并不见有一丝风吹进来，她白皙的面庞上渗出一层细汗，她不时用白丝手帕去擦一下。

她叫郑志民，是从距县城九十里外的悦来镇考上来的，今年春天入的学。她的各科成绩都很好，尤其喜欢国文。

第一遍预备铃声已打过了，校园里有了动静。郑志民合上书，与刚刚睡醒的同寝的比她大两岁的高明世和比她小一岁的范淑杰往外走。

“郑香芝，郑香芝——”刚刚走到校园里，就听到有人在叫她。郑志民一下子愣住了，在学校里从来没有人叫过她的乳名，不由得循声望去。

暴晒着的校门口立着一个人影，他一边站在那里擦着脖子上的汗，一边努力地向里张望着。她是她的小学同学，也是家里早给她定过亲的未婚夫孙汉琪。她犹豫了一下朝他走过去。

看到郑志民走过来，孙汉琪脖子上的汗越发流得欢了，他恨不能多生出一只手来擦汗。他这个样子就叫郑志民想起小学时他常常拖着长鼻涕的样子来，那时他总是不断用手背去抹鼻涕。男孩子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孙鼻涕虫”。孙汉琪家是悦来镇上的大地主，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家里才和他家定的亲。

“你来干什么？”

“我、我到佳木斯街里来办点儿事，顺路来看看你。”孙汉琪说。

说着，孙汉琪把另一只手里拿着的包裹递过来，说：“你娘让我给你捎来一个蚊帐，说天这么热，夜里会用得着的。”

郑志民接过蚊帐来，心里想，娘想得真周到。

“你走吧，我们要上课了。”看同学都往这边瞅，她身上有些不自在。

等打第二遍铃时，她就转身走了。

孙汉琪并没有马上离开校门口，他还一直站在那棵杨树后伸脖向里面张望着，看着郑香芝走进那群女学生中间去，看着她们说说笑笑走进教室去。孙汉琪心里有点儿后悔了，要是小学毕业报考了桦川中学，那样是不是可以常来看她？当然在悦来镇小学读书时他

的成绩并不好，考也未见得考上。

2

下午一下课，高明世和范淑杰就把郑志民围住了。范淑杰调皮地笑着问：“晌午那个来找你的人是谁？”

郑志民脸微微一红道：“是乡下来的同乡。”

范淑杰眨眨眼睛说：“恐怕不只是同乡吧，你说呢，高学究？”

她们三个人里，论学问就要数高明世了，她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在县教育署里做事，她的祖父也是前清的举人，平时在她俩面前说话常常文绉绉地咬文嚼字。这会儿她见郑志民微微锁着眉头，似乎有心事，便对范淑杰说：“志民妹不愿说自有不愿说的道理，淑杰妹就不要多问了。”

范淑杰是外向活泼的女孩子，瓜子脸，尖下巴，两只丹凤眼扑闪扑闪转动着黑眼仁。她不死心，还想追问些什么。

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戴着金丝眼镜、额前有些秃顶、穿着灰长衫的人。三人一见立刻停住了脚，一齐低头行礼：“徐先生好。”

“嗯，嗯。”国文老师徐子良看她们三个人一眼，走过去了。

下午在他的课上，他借讲一篇《总理遗训》的文章，大讲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课上还向她们三个提问是如何理解民生和民权的。这位徐先生平时虽斯文严谨，不苟言笑，但他的课她们还是喜欢听的。

接着又走出来一位老师，是她们女子师范班的班主任董仙桥先生。董先生中等个头，三十六七岁的样子，国字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副和善面容。

他人未到声先来：“三位同学，还没有去饭堂吃饭吗？”

三人一起回过头来行礼：“董先生好。”

董先生站下了，打量了她们三人一眼说：“你们三个有好久没到家里去了，小女还常念叨起你们。”

郑志民听了便说：“董先生，我借您的《全唐诗》还没有读完，本打算读完再去府上看望师母和师妹。”

董仙桥说：“不急，不急，放在你那里慢慢看。”又转过头来，“明日是周日，你们可有空？”三人便点头，“那好，明日就到家里一坐。”

三人别了董老师，在饭堂里吃过晚饭，闷热得一头虚汗，便走出校园去，沿着佳木斯街向北往江沿走去。这几个晚上她们都喜欢到江边去散步纳凉。白天的暑气并没有散去，街上拉车的车夫都光着上身、赤着脚在奔跑，那汗珠掉在街上石子路上“噗噗”地响。

西边的天空卷起了一片火烧云，火烧火燎的。等走到江边时，看到一江阔阔的江水也染得红彤彤的了。涌到江边来乘凉的人很多，许多人还下到江里面去。当然也有许多女士、小姐像她们一样打着伞悠闲地在江边散着步。

这条松花江下游就通到她老家悦来镇。看到这缓缓流动的江水，郑志民有点儿想家了。自从春天入学以来，一晃儿她有四个月没有回家了。上周哥哥还来信叫她抽空回去看看，如果功课忙没空回去，就叫她照一张照片给家里邮去，说娘很想她。

三个人正边说话边往前走，忽听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呼喊声，“香芝——香芝——”。郑志民猛地停下了脚步，回头望去——不远处的沙滩上，有一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在叫她，他穿着湿淋淋的短裤刚刚从水里上来，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这张熟悉的面孔叫她一下子认出他来。“表哥！”她叫了一声，奔了过去。

“表妹，真的是你！我离老远在水里看着就像你，你也来啦，没

想到在这个地方碰到你，你还好吗？”表哥白长岭兴奋地说。

“我还好，我和两个同学到江边来散步……”

白长岭听了顺着她的目光，向那边站着两个同学望去，并冲她们点了点头。

“天太热啦，我也是和班上几个同学来游游泳，凉快凉快。”他冲她做了个鬼脸。表哥在桦川县中学读书，他是去年考上的。

“小心别淹着哇，前两天我们还听说江里淹死个人。当心我告诉姑妈。”香芝说。

“放心吧，香芝，你还不知道我的水性？”白长岭顽皮地做了个蛙泳动作。

是呀，表哥自小在江边长大，那水性自然没的说，自己倒是多虑了。恍惚中，她觉得自己有好多话要跟他说，想问问他最近回没回悦来镇，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可一下子又不知从哪里说起好。

“郑志民——”是范淑杰和高明世在前边人群里喊她呢。

“她们在叫你吗？”白长岭问。

“是的……”

“你改名字了？”

“嗯，不好吗？”

“志民……立志为民，好名字。”

“好啦，你们玩吧，我得过去啦，她们在等着我呢。”郑志民说完转身走了。

“他是谁？”她刚走到她俩跟前，范淑杰就迫不及待地问。

“他是我姑表哥，在县中学上学。”

“恐怕不只是表哥吧，你看他还看着我们呢。”范淑杰做了个鬼脸说。

郑志民回头果然看见表哥还在朝她们这里望着，就向高明世求

救道：“明世姐，你看淑杰妹净胡说。”

这回高明世并没有阻止，而是摇头晃脑地吟出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郑志民听了，脸颊在夜幕里悄悄红了。

“表妹，过两天我会去你们学校看你的！”白长岭在下面喊道。郑志民回头看去，那个身影已经一跃跳进了江里，一个猛子扎出去好远才露出头来。

“哎呀，真是好水性啊！”范淑杰惊呼道。

从江边回来，躺在支好的蚊帐里，郑志民翻来覆去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闷热，还因为她白天见到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未婚夫孙汉琪，一个是表哥白长岭。

记得在悦来镇读小学时，她常缠着表哥一起玩，表哥也喜欢带她玩。唯独这下水游泳，表哥从不带她到江边去。有一回她偷偷跟着去了，表哥上来发现了她，狠训了她一顿，叫她一动不动守在岸上看衣服。表哥是男孩子们水性最好的，她央求过表哥教她游泳，可表哥摇摇头说：“你要是一个男孩子该多好啊！”一晃儿他们就长大了，见面时都有些拘谨了。

哦，还有孙汉琪，她的未婚夫。一想到这个人，她不禁懊恼起来。

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和孙家定下了这门亲事。有一天放学后，白长岭跑到她家来问香芝娘，为什么把香芝许配给孙汉琪当媳妇。香芝娘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岭儿，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子家不懂。”白长岭就跑出门去，在放学的路上截住了她，当面质问她：“你要给孙汉琪当媳妇了，你知道吗？”香芝听了就哭了，说她不想给谁当媳妇，更不喜欢孙汉琪。白长岭就拉着她的手安慰她：“对，咱们绝对不给‘孙鼻涕虫’当媳妇，绝对不嫁到仗势欺人的孙家。”